元亨釋書　五之六

廿〻十六貼

特別
ハ4
5587
4

元亨釋書卷第五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慧解二之四

睿山安海　興福寺主恩
睿山桓舜　禪林寺永觀
睿山寬印　睿山皇慶
醍醐寺延殷　觀勝寺大圓
三井宗範　延義法師
興福寺永緣　傳法院覺鑁

遠壽院
59-2016

大谷寺源空　　高野山明遍
笠置山貞慶　　梅尾寺高辨
○釋安海學叡山興良尤精台教當竪義偶干
黒谷禪愉愉難海才潜如金龍寺千觀所語
曰安海竪義降之何如觀曰海學宏深待與
子議愉信宿觀告曰海之議論不可以台乗
屈也彼粗干密宗以悉曇章蓮華手種子字
義抵之可俎耳愉受其策而歸至期始出台
題辯鋒不可嬰也次出種子義海曰悉曇非

素也愉曰已号博渉盡學乎海曰公之論柄
鑿也毎海竪義其配以佗學乾之凡六度淮
不伏曰直我道而已當時源信覺運爲台門
兩輪海常曰慧心淺度揭厲可渡檀那深狹
不過踰跨信法師作二十七疑問宋之知禮
法師海見問目曰是等膚義豈須遠問乃作
上中下三答曰宋國答釋不出我三種而已
及禮答來海已死台徒曰禮之決釋多海之
中下義也海之徒便持宋答及海釋如墓讀

祭時人曰海骨放光
○釋圭息居興福寺學相宗有義學名于時睿
山寛印賀後主不屑南北學徒獨言天下只
有圭恩當我顧盻耳恩以麁語忤朝旨在築
之博多寛印又竄東州印日恩貶西海印在
東地日本宗乘已爲凹字
○釋桓舜學延暦寺慶圓有譽當時慶圓助
逾救及舜世爲睿山四傑舜甚窶浪遊豆州
説法温泉神祠其夜夢神告曰師早還本山
必昇顯位舜如神言果爲法性寺座主天喜
五年九月十日化年八十舜少患貧乃詣山
王神祠祈福經年無應又如稲荷神祠其求
如山王第七之夜夢婦人莊麗開殿戸來舜
前手持片紙長二寸餘排舜懷貼胸而歸舜
見其紙有二字曰千石舜夢中大喜適大賓
入來儀衛甚都向婦人又自殿出接客曰高
駕難勤尊儀何事對曰桓舜有祈諸婦人曰
法施七日懇到甚矣妾不得已已足其意客

曰我爲舜來也舜曩求我尤切我豈不堪與
舜哉然不者其又有説矣媼縱惠舜正須奪
焉婦人驚曰妾不辨也早酬懇祈妾之過也
然彼人尚在即趨舜所剥胸紙而去舜夢中
以爲此客必山王明神也我頃年精祈神猶
聲也今郤妨佗乎大怨焉婦人白客曰奚爲
拒舜對曰舜師終此生當出陰界若受富樂
恐爲縛礙故我今彼窮耳舜覺後歎山王云
釋永観姓源氏投東大寺有慶學三論兼聞

諸宗晩歸洛東禪林故居謝絶交往偏慕安
養作七寶塔安佛舍利二粒乃誓曰我若生
淸泰舍利必增數明年成倍又於藥王院造
丈六彌陀像當淨業嘗以南京衆選申官領
東大寺務雖司鈐鍵不受寺供私畜齋粮以
爲日湌性慈仁常往獄問飢寒又多病氣力
微弱而修學不弛嘗言病者善知識也我因
病苦堅進修天永二年秋疾語徒曰昔世尊
八十涅槃我今歲同壽不踰年取滅足也十

事恵心
寛印

一月二日沐浴而念佛異香芬郁中夜頭北面西而寂紫雲垂房壁

賛曰才與不才猶如驥駘矣驥也雖神駿人苦齧踶焉若失駑駘者妥帖如也然齧踶者豈驥之罪哉亦在調御之熟粗而已海之輕二師恩之出庵語也驥之齧踶乎顧調御如何耳舜之患貧觀之辭榮道已同不相謀何哉

釋寛印

楞嚴院源信學業早成時宋人朱仁聰在越之敦賀津信欲見聰拉印而往仁聰出接之壁間有畫像聰指曰是娑那婆演底守夜神也爲貧渡海厄所歸也師知此神乎信憶華嚴經中善財讃嘆偈以筆題像上曰見女清淨身相好超世間呼印曰子書次句印把筆寫曰如文殊師利亦如寶山王仁聰見之感嗟曰大藏者皆二師之腸胃也乃設二椅延之印後行頭陀法至丹州寺院側有大他里民結網魁日捕之印禁之不可印

夜到池畔振錫持念而去翌朝下網不得一
鱗印每夜誦法華臨終時手執香爐向西念
彌陀而寂
賛曰信印之二師者禦侮之才與彼任聡雖
嚮信之德義指夜神而爲言也異域之人亦
掌此方之學徒也二師若不記殆貽邦之辱
焉於是信寫前句印繼後讃二師之強記亦
快乎夫二師者台宗之徒也至他家者雖委
宗趣文句不熟者學者之常也況雜華之浩

性空ゝ姪也

瀞乎見二師之博通聡ゝ大藏賸冒ゝ信不
爲過耳矣

釋皇慶姓橘氏黄门侍郎廣相之曾孫性空
法師之姪也母孕時悪葷腥或食之應時嘔
甫七歳登睿山近山下有柹樹絶不結子俗
名其地曰不實柹兒到其處問此地何號人
荅以其名時餘樹有果兒白見今何有實乎
至翠微有舘亭降陟之人憩息焉故置藥湯
而備渇乏俗呼爲水飲兒又問之荅者曰水

飲也兒曰何飲湯乎上嶽頂小竹叢生兒復
問之答曰大嶽也兒曰何有小竹乎嶽竹和語相近
其幼敏機辯類此從東塔院靜眞學秘密宗
至護摩灌頂梵字悉曇莫不研究昔慈覺大
師以瑜伽法授長意意授玄昭昭授智淵淵
授明靜靜授靜眞世以慶爲慈覺七代家嗣
慶遊鎭西有景雲阿闍梨東寺密傳之魁也
就探焉雲器之悉付秘奧并授弘法大師寶
瓶以爲傳契之信也慶有入宋之志共沙門

寂照上舶時鳩數千羽集于檣逐之不起舩
師曰恐異人乘舡乃下衆人鳩尚不散逮慶
離舶皆飛去人多曰八幡大神留慶也國俗呼鳩
爲八幡使鳥慶夏於背振山有延殿者顯密之英
也事慶爲師慶與殷修法慶誦驚發地神偈
印手按地地大震顧識殷曰愼勿語人慶病
頻那夜迦天現形手捧盃而曰師疾篤非酒
難治每朝願受一盞不可過禁也吾爲護神
不暫離大帝令我獻盃耳其器大可半升一

日於池上菴禮舍利舍利放光盈室詣四天
王寺禮舍利本是三粒分爲八粒薄暮童子
來身體偉壯慶怪而問汝何人對曰多時侍
書寫室上人會役偷上人上供我不耐忿以
拳加頭其人即死上人愍癘驅我去故投師
焉慶與飲食童拱曰願加印咒易受耳慶使
童數百里外不半時復命或令滌衣濯暴
之不用桁竿靈異甚多一時諸役列坐戲謔
以拳打輔車遂次相授巡至童童辭曰恐及

大故諸列强之童纔下拳吐血殆死慶聞擯
去童泣曰背振山地動者堅牢善女天出現
之時也我親見之故感德來也今遭摩斥悲
哉萬壽中在波州刺史章任祝朝令修十臂
毗沙門法天子感靈夢賜僧官慶爲法興院
十禪師有同業覺運長慶者數十歲眞病時
啓曰師若不起令我依誰眞曰少年慶汝之
師也運蹤其言就禀密法竭禮敬長曆中有
兩門之諍朝廷以慶之德望蓋一山寓譴於

慶慶曰宮事若急可省乙童時人以為慶之
護法之言也永承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滅壽
七十三慶性好斗藪奥域靈區莫不歷涉頭
在波州夢山王明神曰何不歸本山便割其
背出血三所因茲返睿山而寂其三血者表
三派密傳也果門人長宴院尊安慶各立門
户云

贊曰智證者弘法之姪也慶公又性空之姪
也豈法種亦有胤與奚夫叔姪之相似而煊
赫也至山王明神指示血脉者曷寵綵之隔
乎豈又慶之所得邪

共寂照入宋

釋延殷姓橘氏但州人年十六上台嶺禮慈
仁受戒從靜照學山家法長保二年寂照入
宋殷共之赴西海朝庭有議留殷惜偉器也
後於景雲闍梨處偕皇慶受兩部密法寛仁
末厭憒閙居多武峯三學該練居數歲明快
法師誘歸本山又入大原山與覺尋同房黄
門侍郎源顯基投殷落髮乃與源沙彌上撈

嚴院結茆同盧長暦二年春慈覺智證兩徒
爭座主位掇厭之移住醍醐寺
釋大圓居洛東觀勝寺縛小庵静坐觀行諸
徒在別房二一時隣坊童兒被酒打狗狗悲吠
甚圓之徒叱童童醉狂益熾止拍狗擊坊戸
戸扉皆壞諸徒詣圓訴曰此童兒狂戾气聞
官治之此度若恕而聽之後日不可測也圓
曰子等在此學佛着我訓之不逮也且我法
以平等待有情一切含類自性清淨而無明

酒所醉煩惱鬼所亂狂醉不度我輩逢此宜
發慈哀調訓彼暴然子等見是獷癡鄙益嗔
忿不亦重狂醉乎子等豈不聞乎我門以六
度之將攻六弊之賊施將亡慳賊戒將亡犯
賊忍將亡恚賊進將亡懈賊禪將亡散賊智
將亡癡賊子等任慈忍之將嗔怨之賊不擊
而自潰豈外假世俗官法乎子等在此稱修
學是等愚頑不堪共居也諸徒杜口而退後
數日童主詣圓曰愚童狂醉撓師清衆我初

不知今白聞之乞聽指揮嚴加譴罰圍笑曰
稚兒戯劇家之常耳我徒惷之漆我不德耳
於見何患乎童主以圍爲長者益加敬
釋宗範薩州刺史久任之子也從三井永範
習學有名承暦三年爲大乗會講師四年冣
勝會講師凡官院講論範多豫焉故有博渉
之譽一日異比丘來謁範問何許人對曰遥
聞名德趨自遐陬憂抱小疑願賜解惑範唯
唯適赴小飡不久而歸異僧不見怪看外庭

与文殊論義

片雲在門上雲中現金光髣髴見師子形諸
徒驚望雲影已沒範以爲文殊師利之應現
也應德元年七月卒
○釋延義止南京有講學譽一日天地院啓講
肆七大寺皆會集義爲講師時七寺衆皆學
于義以故講場無詰義者儀有一老翁鬚髮
皓如也出衆立三十番論義其語巧敏衆人異
之義一一答析翁曰三種論義一一答已成一
答未決一一答不成然初果之位頗爲佳耳我

是文殊也言已忽然不現凡義感文殊三面
賛曰靖退者吾黨之美也殷圓其庶幾乎辯
乎圓之訓乎範義之感吉祥也慧乎進乎
釋永緣姓藤氏吏部郎中永相之子也母遠
州刺史江公資之女緣九歳喪父母携赴南
京憩柞森于時興福慈善受維摩講師詔赴
賀於洛都儀衛甚盛母語覺曰汝父已亡我
寡不能字故將汝隷業于南寺安得如此僧
都汝其勗乎然我已老又不能見矣言已撫

髮潸然已而師事一乗院頼眞性甚聰頴習
學日新應德元年稟維摩講詔時年三十七
母歿而久矣遂赴賀於柞森忽念母昔訓感
泣不進僕從行縁曰汝等不知昔我九齡伴
母氏息此地先妣誨勵能成我也林木如舊
昔人非我豈可堪乎宜乎遅遅吾行也僕隷
皆反袂後句當七大寺道福益賑棄輦入宮
天眷優渥天治二年四月五日壬歳七十八
賛曰下苗於沃壤西收可待矣若失磽确尚

平將門後胤也

奚望哉緣公者緇田之沃壤乎然其母邁于
孟毋也矣何斷繞一還而已耳
釋覺鍐姓平氏肥之前州人將門之屬胤也
累代武略其父負男名鄉黨敬畏鍐見稚以
爲我父天下之豪貴也一日官吏促租到家
喧呼放戾父居屏處不出家有比丘見問曰
今何人乎辱我尊丈尊丈又盡似平時之勇
壯哉比丘曰官吏課租汝父豈可怍乎見曰
誰爲之比丘曰刺史也凡州界無不聽刺史

之令者汝父亦刺史之有耳見曰我始謂天
下之貴人靡如我父猶有刺史乎比丘曰刺
史不自貴承于宰臣宰臣不自貴承于天子
天子者四海之至尊也汝之稚孩何父之謂
哉見良久曰有至尊之過天子者乎比丘曰
有神道有天界人主者皆承制也見曰有踰
神天乎比丘曰有見曰誰乎比丘曰佛也見
曰有邁佛者乎比丘曰無過斯故曰無上世
尊見曰可得聞乎比丘曰佛有三身法報化

也其訓有三顯密也三身之中法身爲㝡也
二訓之内密乗爲奥也若夫三身二訓者非
小兒之所宜聽矣兒曰出人有登佛位者乎
比丘曰方今剃染之者皆彼徒也其間勤修
精敏之者必得其位兒曰其人何在我就而
尋求焉比丘曰紀州高野山者弘法大師定
隱之地也彼有定尊阿闍梨粋于密學子其
往焉自是志遊學會親知携入京投仁和寺
昔弘法識其徒金剛乗者兼學相宗依之其

師先令鑁往興福寺從慧曉習唯識一夕夢
貴婦人抱鑁居膝上摩頂曰汝雖大法器恨
非我寺寶汝於他山必恢密教而我又可擁
護汝我是春日明神也保安二年回仁和寺
密灌其夜場室有光香又隨覺猷僧正受三
井秘密灌頂其餘密學支法無不研究鑁幼
聞在耳便上高野親定尊益極秘奥鑁於高
野建傳法院欲以幹事聞王庭先躊躇宮門
初天仁上皇不豫私祈弘法大師上皇夢一

沙門自南方來手執柳枝灑香水覺後病差
適聘宮門見鍐儀狀宛如夢僧宣問從來敬
崇日熾上皇捨莊田充學供又上皇詔鍐入
宮先夢白蓮華生殿中某所鍐應詔來必生
蓮所常常如此因茲益渥睿信鍐因斡事將
赴西州先詣稻荷神祠持念加護忽一女託
曰明神傳語上人莫遠行只早歸紀州吉野
河側必得所求果於吉野得石平莊契券鍐
一日往藤相國忠通第相國下庭迎拜鍐問

裏 正也 中也

故相國曰弟子今夜夢大唐國慧果阿闍梨
到此宅今師至恐後身乎鍐曰我自少年擋
弘密乘尼聖雖異志趣惟同如相國夢闍梨
納愚衷乎鍐在專寺入堂一時眞然僧正弘法
之徒於院東北角現形曰吾誂子興專寺盛密
教於時鍐徒聖順親覩之鍐在密嚴院告弟
子曰狂狗入傳法院殿汝其驅追其徒奔至
傳法院果然鍐始在高野也永尋法師語曰
此山大師定後慶圯相仍祈親維範明算之

葺補苴罅漏不能復元今子器宇宏偉必任
此責盡負鼎乎以故鑁勤興建傳法密嚴二
宇跨越先矩雄博壯麗康治二年十二月十
二日卒年四十九
贊曰世言鑁嘗傳法新院贏于本寺寺徒嫉
之覃鑁之入定欲殯之蓋嫉配始祖也鑁元
持不動尊寺徒鼓譟入鑁房不見鑁只不動
之二像在焉胥議曰其一像必鑁也百計攻
治遂受狼狽今考鑁事無之豈其徒諱而不

書邪殊不知是鑁之奇事也惜乎鑁也能入
佛界不能入魔界也然中世以來如鑁之比
鮮矣可謂觀成闍梨乎哉

○釋源空姓漆氏作州稻岡人也父時國母秦
氏父母無子祈佛神母夢呑剃刀覺語于夫
夫曰汝其有身乎恐薙染之人矣因而孕母
不茹葷腥長承二年四月七日生頭圩而稜
眼黃而光宗族異之至四五歲舉止動向西
九歲父被寇害之一家譟逃空自屏處偵之以

小弓矢射寇中其眉間寇者源長明寛治帝
之衛曹也爲其額瘡可證發遂隱而終身時
呼空爲小矢見郡之菩提寺觀覺聞之乞爲
弟子性善習學覺嘆曰此器皃何可居草澤
乎送與延暦寺源光光曰此童駿驥也非吾
朽索之所羈也即投功德院皇圓剃落受戒
時年十五三期之間通受台教又從黒谷叡
空稟密乘及大乘律凡大蔵經律論佗宗章
疏靡不撿閲空於教義有自得處欲質其所

蘊謁蔵俊述唯識詣慶雅演雜華二師皆嘆
踰於師承也因是俊贈供物雅寓章疏空自
訖曰我讀書三遍其義自彰不勞苦而已又
曰八宗之外渉佛心宗於九教相粗得幽致
晩見信師往生要集乃棄所業倡淨土專念
之宗承安四年出黒谷居洛東吉水盛説專
修及圓頓菩薩大戒緇白靡然向風嘉應帝
召入宮受戒藤相國兼實延問淨土之事空
述選擇集呈之專修之徒取爲秘要顯其靜

嚴明遍證眞公流皆緇林之翹楚也從空問
專念之道空修法華三昧白象現道場又讀
華嚴几案下有異小蛇其徒信空怖之捕去
次日蛇又在焉又避之其夜蛇夢空曰我是
華嚴之護神也莫畏也其後蛇猶蟠几下空
又不怕經竟虵不來矣皇太后於上西門院
請空一七日說戒門屏上有一虵七日之間
屈盤不動每說時有側耳勢至散日而斃其
頭裂爲二其中髣髴似人形空謁藤相國于

月輪談話而出相國下庭拜背後語左右曰
空公頭上現金圓光子等見乎對曰不見自
此相國益加敬空念修久勤屢感勝相手筆
自記曰建久九年正月一日修一七日念佛
第二日水想觀成第七日地想觀中瑠璃地
現二月一七修之間水想地想寶樹寶地宮
殿等現正治二年二月之修地想等五觀隨
意顯現元久三年正月四日彌陀觀自在大
勢至三像現室中五日三像又見建永二年

春二月竄讚州居五稔空曰吾不因謫爭布
專修之道於海裔乎亦我一化之幸也建暦
元年詔追赴都城二年正月居大谷染疾其
徒安彌陀像於床頭且爲臨終助標空曰此
像外汝等有所見乎諸弟子曰無空曰我十
餘年來荐視極樂界相及佛菩薩眞身今又
佛來也二十五日朝高唱佛號諸徒助和久
而皆聲嗄空獨不衰而至午時其後著傳持
之慈覺僧伽梨頭北面西誦光明遍照偈而

寂年八十臘六十六空亡之前二三日紫雲
降垂坊上
賛曰修多羅有一相一行三昧專勤精修
之謂也空公之倡專修於稱號也資于此乎
夫多岐亡途元元皆是專修之言又孔醍矣
然廢勝業斥他宗雖贋徒之執弊恐空之訓
有不盡乎蓋廢有二種自他之異也自廢無
咎他廢受殃昔者蒯通曰臣唯獨知韓信非
知陛下也故置漢高之亭里克曰不有廢也

少納言信誠之子明遍

君何以興故受晉惠之誅澆季濫叨不啻專
徒諸家末流漫浸競趨是以我剖二廢之別
諗于後學

釋明遍藤給事通憲之季子也才氣貫諸哥
給事死已十三年一家緇素欲相會修八講
蓋國俗逢亡者十三廻之歳營追薦者十二
支終而始迎先支而寓追慕也給事多子皆
英特也緇林尤盛所謂靜賢澄憲勝覺覺憲
及遍也諸子相議以覺憲爲啓白師充遍散導
師於時遍卿棲紀州高野山蓋疾名緇之官
榮也諸兄使使告事遍對使者曰我已逃世
隱約此地雖追孝不堪出也使者復命諸兄
相語曰遍才智被世我等不若也故吾議爲
散師也今言逃世之人不與法孝豈道世之
士忘孝思乎重使使者微詰促歸遍又曰我
非忘孝也只怕入諸兄之隊耳所以者何夫
遯世者吾棄世世又棄吾然而衆人不齒是
其遯之全者也而世棄我我不棄世者亡人

也我棄世世不棄我者今之諸名德也二者
未爲眞遯也諸兄咸南北二都之高德也我
厠其間効薄伎慣狐鳴已失隱約之素也又
朝庭聞吾出召我我無地辭矣我非忘孝恩
也便以友慧智代法事入京諸兄相語曰適
弟稚時議論屈我等我等今又受屈耳聲下
相傳爲眞遯之美談焉臨亡之時祥瑞尤多
論曰甚矣士之不聞道也苟聞於道通不發
斯言矣諸哥又不服矣世復不爲美談矣三

者咸弗聞道之愆也請揚推而陳之焉夫適
及諸兄何爲者乎皆緇徒也緇徒者何爲者
乎逃世之士也其逃世之標者禿其頭也緇
其服也練若其居也多羅其器也豈非遯之
標乎是以世貴其儀相以爲福田故歸而事
敬而饗　王公之者寵以僧官祿以封戶皆
福田也吾徒正當是時應以法相交而不移
心矣然澆代人漓焉受茲遑遇換易本法不
見我身之緇禿與搢紳相比並覬覦苟容搖

尾乞憐嗟乎吾道衰者尚矣是緇侶之所以
有遯言也適愚則我不遑誅矣已亶高擧曷
倒膚緇而容易發道之言邪又父母者天也
不受形已受即不可廢也孝子之於親也甚
於水火矣適縱不緇而爲巢許之行於此時
不得一不出山也況我徒乎我佛設道也先
立孝矣故修多羅曰孝順父母又夫吾門超
卓之士父母之在也或有逃遯而迮命者然
拒追修者未聞矣何也逸逃者反常而合道

也若夫追修者曷反之有適何爲者乎始闡
大逆乎蓋適絆於名而曠於道乎假令適聞
諸兄請出山追薦而遠歸者出入爲有小體
焉而釣高名怠孝思郤造語而言　朝廷召
我無地辭者皆賣名之言矣夫公私者事之
差也今適赴父追修者私事也奚假於公矯
於　朝乎適之昧於理也至於此矣蓋適不
以道爲標而以遯爲標也故標其父以遯也
標其　君以遯也標其兄又以遯也標其世

人文以遯也痛乎爲遯所覆而終不耳道乎
夫眞遯者與遯共忘矣若懷遯於心猶利之
在心者又一遯利也隱人之爲遯溺也譬如
世人之爲利溺矣若有所溺利之與遯同又
人之心有移者必忘矣思天而忘地矣思東
而忘西矣適思遯而志孝然不忘者妄也世
人造而妄者有之矣不知而妄者有之矣適
者不知而妄者也爲人子者思不可須臾
離矣況於忌乎不可言遠近於其間矣又思

有厚薄其薄者忘之萌也今適心移於遯薄
於孝豈不漸於志乎君子防微適不知之而
言不忘者不知之妄也今民間悖戾之者猶
遺親喪痛哭深慟一朝而息是適而厚遇而
薄者也君子不然終身不忘若忘者非所謂
罔極之謂也又適算父之忌自出山與諸兄
嘗法事者是適之常也然迎忌受請而出已
晩矣重造不遂詞而誣諸哥惑世人適之責
不恕矣吾故曰三者弗耳道之愆也矣

信誠ゝ 孫貞憲ゝゝ子

釋貞慶藤給事之孫尚書左丞貞憲之子也
母夢高僧來宅自稱曰貞慶言已入懷自是
而孕母記而藏之蘿染後奉書於毋署曰貞
慶毋依之期慶以累世之比丘也投興福寺
出家有才譽應宸勝講詔慶居貧乏資借乘
僕放人以故後於會官使催之逢于路相捉
入宮會衆先坐堂上莊服嚴麗慶弊衣而至
官僚緇伍皆匿笑慶謂正今釋子不率法儀
只競浮誇我不可與此徒爲等伍宮講五日

猶患其久如也講已不還南京止山州笠置
窟高名籍甚元暦上皇好揚柞遊能射塵暮
年悔懺營佛宇薦鹿福聞慶德望召爲落慶
導師慶徒步揹節破笠在肩入宮以杖笠置
階側便上殿陛意氣自若上皇以下貴其朴
素既而登座詞辯婉暢因譬莊嚴交以鹿苑
事君臣無不感嗟慶詣春日神祠群鹿皆折
前足云

贊曰爵祿者世事也吾黨蔑視焉然贋浮圖

動絆繫於此矣今見慶師之憤激也可謂烈
士乎

栂尾明恵上人

釋高辨姓平氏紀州在田郡人父重國嘗爲
嘉應帝衛兵曹二親各詣佛祠求子母夢有
人授柑子其妹適並枕即覺而語之妹曰我
又夢人與我大柑二顆姉曰我當得便被奪
妹之所夢不徒耳尋而有孕焉承安三年正
月生形貌端麗甫四歳重國戲以烏帽安頭
曰如是美兒安得早長成加冠巾登仕途時

兒私念我慕僧儀不覦官屬若以容貌拘之
不如毀傷即自投庭下傍人以爲失脚奔往
救抱見不果志畜憤不霽亦近火爐欲以火
箸爇其面先試著左臂熱痛不可忍也即止
而泣稚孩勵操多類此九歳父母繼亡離宅
從高尾山上覺讀倶舍頌不旬日便能誦一
日與群兒游戲忽猛省曰我父母不知生何
處若墮三途恩彼劇苦我何遑戲笑乎若在
天界天眼無礙定見於我生平呵責今豈有

異熟憶二事吾何戲劇縱人不言我不愧哉
爾來益勤所業十許歳早事游學聞密乘於
尊實習雜華於景雅有尊印者善悉曇章附
而學印屢煩徵詰見又有歘然之思一夕夢
梵僧授深義覺而質于印皆印之未聞之者
也印感怪焉年十三自念言諸佛因修不惜
身命救鴿飼虎古規可式我已稍長豈憚苦
行夜潛往屍陀林骨肉散零狩狼縱橫見雖
寒心忍而止宿徹曙無傷害又歸文殊師利

日持五字咒揩曰願依太聖加被得如實智
救濟有情十六就上覺剃落於東大寺戒壇
受具寺有聖詮者善賢首宗請益日新十九
從興然阿闍梨稟兩部密法自爾止北山梅
尾盛唱賢首宗戸部尚書長房語曰弟子頃
讀金師子章未明其旨願公加詮釋辯乃撰
光顯抄二卷付之嘗曰我國慧學之者夕而
定修之人希矣以故學者闕證道之門焉是
我之太患澆季之弊也便於北峯嵓窟搆一

宇禪宴思惟五門禪要達磨多羅禪經等以
爲心術又依華嚴宗義撰坐禪次第并入解
脫義二卷常修佛眼明妃法之時初夜供已
出堂外行道念誦忽見西方群猪行東其先
者背負大星其數五光明爛然其夜甚黒因
星光尋猪皆見或時佛眼尊現其身又夢明
妃告曰明日授汝般若理趣分翌日午供壇
上有誦理趣之音其聲妙細供竟秉筆記之
忽忘經句瞑目気指授又有誦聲其韵如先

又修不動法其場忽成花苑寶蓋彌敷奇香
薫郁網幢幡鈴寶飾具足其寶鈴右遶辨身
梵僧三十餘人手執香爐歌唄讃歎又修供
之間呼侍者良詮曰一虫落桶裏汝早救之
詮見堂外水桶果一蜂落浮又修法中告詮
曰竹林中小鳥爲鷹擊汝其濟之詮入篁果
如言一日截耳供佛眼其血灑像壇及供器
其色不變今尚在其夜夢沙門貝梵相告曰
三世諸佛身肉布施子其庶幾乎讀華嚴至

第二十五如來在他化自在天宮說十地法門之白天莊嚴相顯現目前舉眼瞻仰文殊大士乘金毛師子在空中長三尺許光明赫熾辨不耐感幸起立作禮辨病夢梵僧盛一柸羹與之覺後餘味在口即時疾愈梅是者古練若之地廢圯久矣辨居此復院宇承元二年還紀州於内崎山創伽藍四年又歸梅尾寛喜四年正月十五日夜對彌勒像禪坐入觀傍人看之如無氣息於時尊像寶座左角寶珠忽出香煙漸上如雲其像譬若在天雲中於是辨又口中放白光移刻出定告諸徒曰我期已近便宜臨終法儀十九朝廣說修學始卒竟右脇而臥又舉聲唱曰南無彌勒菩薩即寂爾閉目面有微笑皃年六十喪歛之間容色不變奇馥馞馤

贊曰中世以來賢首之宗不振矣辨公以純誠之質立鑽仰之志故毗盧華藏之海迴倒瀾普賢毛孔之刹復侵疆見其稚操之激勵

宜乎中興之才器也豫章從小有梁棟者辨
之謂乎

元亨釋書卷第五

元亨釋書卷第六

淨禪三之一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唐國義空
永平寺道元
松嶋寺法心
宋國道隆
淨妙寺了然
南禪寺德儉
睿山覺阿
長樂寺榮朝
鷲峯覺心
宋國普寧
東大寺普門

檀林皇后之時人也

釋義空唐國人事鹽宮齋安國師室中推爲
上首初慧蕚法師跨海覓法吾皇太后橘氏
欽唐地之禪化委金幣於蕚和聘有道尊宿
蕚到杭州靈池院參于國師且通太后之幣
國師感嗟納之蕚曰我國信根純熟敎法甚
盛然冣上禪宗未有傳也願得師之一枝佛
法爲吾土宗門之根柢不亦宜乎國師令空
充其請空便共蕚泛海著太宰府蕚先馳奏
敕迎空館于京師東寺之西院皇帝賚錫甚
渥太后創檀林寺居焉時時問道宮僚得指
受者多中散大夫藤公兄弟其選也蕚再入
支那乞蘇州開元寺沙門契元勒事刻琬琰
題曰日本國首傳禪宗記附舶寄來故老傳
曰碑峙于羅城門側門樞之倒也碑又碎見
今在東寺講堂東南之隅

賛曰予求碑刻而無矣乃如東寺親摸印之
其碑破而存者四片大者徑二尺餘小者或
不盈尺額之左右蟠龍偉如也雖頭角不完

鱗甲燦然也其文殘缺句讀不成而其字畫之存者亦甚鮮明雖非妙筆頗爲楷正予便印四片者而歸上之下之左之右之百計剽閲少可明也世世言橘后問密法於弘法盛稱之后曰更有法之邁之者乎法曰大唐有佛心宗是達磨之所傳來也熾行彼地空海又雖少聞之未暇究之耳因玆后使萼扣問靈池今碑雖文句不成斑斑或見焉世之所傳不徒然也昔六十居士有集古録一千篇周秦之碑刻多載之況隋唐乎惜乎此方之好古之君子今猶不見碑之全文乎因修此書見殘碑予之賛詞不得不似跋尾耳矣

釋覺阿世姓藤氏幼上睿山習學有聲傍覩文墨善梵漢書嘗聞商客稱宋地禪道之盛奮然志遠游遂以承安元年共弟金慶踰溟達于杭都乃孝宗乾道七年也時佛海遠禪師踞靈隱道價高聳下阿至其室遠問我國風阿未通語音便書曰國主無姓氏號金輪

王一種系授未有移華僧無進納而講義高
者賜度風俗和順奉佛歸僧然無禪法只講
五宗經論風聞德義特詣函丈願傳心印以
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
離言假言顯之禪師气垂開示遠曰衆生虚
妄見見佛見世界阿又書曰無明因何而有
海便打阿即請遠陞座決疑明年秋游金陵
抵長蘆江聞鼓聲忽然頓悟始知佛海垂手
之旨趣返靈鷲述五偈呈所見其一曰求眞

越前永平寺開山也

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眞都是錯堪笑靈山老
古錐當陽抛下破木杓海印其所證阿辭海
書偈贈行阿歸朝後安元之始附舶使通信
于海水晶數珠綵扇等二十事貯以寶函海
喜而受之壬寅夏通牘書海已寂矣或曰嘉
應帝聞阿禪行召問宗要阿擴一箇吹之應
制時機未稔君臣莫測惜哉化行不聞乎
○釋道元姓源氏京兆人紳纓之流也始謁建
仁明菴庵爲法器後乘商舶入宋地見天童

如淨禪師淨付以曹洞宗旨歸來闡法于城
南深草平副帥時頼招以名藍不就乃如越
州構精舍而居名曰永平禪寺叢規一則太
白建長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告衆書偈化壽
五十四
賛曰阿元之二師者參遊之選也阿之契於
泠泉元之禀於太白見其自太方而來不亦
悦乎阿之迹不多見可惜而已然猶見最雷
菴列於四燈不爲大息焉元之化播北地不

忝中土不能無遺意矣

上野長樂開山也

釋榮朝粹密學從建仁西公禀宗門要旨居
上野之長樂禪苑盛揚眞化東方道俗趨化
如歸寶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戌時滅于時
寺内甚明徒衆相語曰昏夜之明豈有是等
之煥赫乎秉筆記事過于炬燭寺傍民家望
寺以爲失火急奔入寺見朝之坐丈室而化
壽福朗譽東福圓爾皆朝之徒也

奥州松島法心

釋法心過壯歲出家不知文墨聞衲子之稱

宋地禪行駕商舶入臨安徑登徑山見佛鑑
禪師鑒於圓相中書丁字示之心止席下單
提研究性堅硬耐禪坐骨臀腫爛而不撓者
九年初持丁相於萬物中現丁字心不屑嘶
經歲序始得平穩歸朝居奥州松嶋臨終先
七日謂徒曰某日當取滅然心無恙侍僧不
信到期齋罷坐禪床侍僧乞遺偈心元不克
書即唱曰來時明明去時明明是箇何物止
而不言後句侍僧曰猶欠一句望足之心應

由良
心智上人

聲喝一喝洎然而化
釋覺心姓常澄氏信州神林縣人母祈戸蔵
山佛求子一夕夢佛以燈手授覺有娠焉少
小無塵累之操年十五投神官寺讀佛書十
九薙染受具于東大寺乃上高野山涂指於
三密也因而謁金剛三昧院行勇於是乎志
慕教外之旨易服親灸勇遷相之龜峯心主
紀綱又稟金剛乘於三論道得菩薩戒於深
草无遂入上都見勝林順順者入宋之望也

益深南詢之志建長之初泛舶踏宋城直趨
雙徑禮癡絶冲萬一單於廣衆簡堂外之歩
屧而機語不契乃事徧遊參荆叟于道場并
應眞于天台育王之寺大梅之塔浙東靈區
足跡皆遍適值本邦同參源心者問曰我周
旋諸老之間者久矣而以吾眼之不明也暗
于知人焉雖吾之暗庶幾見人之明乎子已
熟於地矣又不有聞邪對曰我之暗猶子之
暗而我之聞寔不似子之聞也是子之所謂

熟者乎靈洞護國佛眼師我所熟聞也乃相
將至護國佛眼問曰汝名什麽對曰覺心眼
乃示以偈曰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如如
亘古亘今又徴詰數四即受印可寶祐二年
春告別佛眼以月林語對御録無門關等付
之又授偈曰心即是佛佛即心心佛元同亘
古今覺悟古今心是佛不須向外別追尋又
寫照賛曰用迷子訣飛紅爐雪一喝當鋒崖
崩石裂化死蛇作活龍點黃金爲生鐵去縛

解粘抽釘拔楔更將佛祖不傳機此界佗方
俱漏出心辭而出發于明著博多乃建長六
歳也隱高野之故居明年出世于金剛三昧
院辦香供佛眼踰歳通嗣書慰荅切至弘安
四年文應上皇詔居城東勝林寺至化難逃
勤老入都奏對愜旨聲振輦下然以帝里繁
喧忤于禪宴不幾潛回紀之舊院永仁三年
諸徒出衣資建壽塔于都城之西北扁庵曰
歳寒乞心騰遊心不得已又入天邑上皇優
禮迎請咨詢禪要心雖老奏對詳精上皇益
欽歎緇素輧闐禮謁又願心之終焉此居心
亦潛歸紀州初心自宋歸海風俄起波濤怒
鼓一舩震慴心安坐不動忽月輪現檣上須
刻風波恬如也鷲峯元多妖魅有涉境者必
遭惑亂心居于此屢見怪異心一一降攝或
授戒法自爾魅事息心登熊野妙法山青天
忽星祥雲下覆正應四年晴空大雷墜鷲峯
之東嶂聲聞四十里諸徒恠至雷所有一顆

寶珠心乃埋珠鎭山門始心遊鷲峯樂其絕
勝營構梵宇名曰西方寺棲此四十餘歲化
被南紀詣熊野者取路鵜峯必志禮謁不則
爲虛行西方之寺產業寡而往來數千指心
以寺窶頗拒之或有贏糧而至縛茅樹下時
時乞諸參者庚申歲佛眼以書寄法衣一頂
七葉圖一鋪月林體道銘并賜對段錦誨語
諄諄心又每舶便音問不缺一時寄水精數
珠眼以偈報曰百八摩尼顆顆圓遶天鼻孔

一齊穿恒河沙數佛菩薩日日呼來跳一圈
其同風可占也永仁六年四月十一日示微
恙緇白省問相繼已而輕安十月十三日道
俗酬酢如常入夜神色有異諸徒怪乞辭偈
心笑曰我生平屛文墨今何特地乎徒曰師
今歛儀端坐恐告終與對曰諾乃蛻然而逝
龕留八日氣貌如生荼毗得五色設利壽九
十二臘七十四分塔于都紀心當以趙州狗
子話擧示學者或曰念起是病不續是藥或

建長寺開山也

曰一切善悪都莫思量四來之抑請只舉單
提之要於時指鵰挙爲禪窟救謚法燈禪師
賛曰道不在夷宴焉吾見朝心二師身居東
鄙名塞寰宇善哉心之末後句子以一喝蔽
四句其高妙之格所謂不經人道之者乎法
燈荐承　宸衷動迴舊隱吾謂三子者居夷
德宴者也矣

○釋道隆宋國西蜀涪江人也姓冉氏年十三
薙髪於成都大慈寺遊學講肆弃而理峽棹

入浙見範無準仰癡絶簡北磵諸大老皆無
所契漸届陽山依無明性禪師性室中舉東
山牛過窓欞話隆聞有省嘗聽東僧之盛稱
國光及禪門之草昧常志游化遂以淳祐（宋第十四代理宗年号）六
年乗商舶著宰府本朝寛元（人王第八十七後嵯峨年号也）四年丙午也乃
入都城寓泉涌寺之來迎院又杖錫赴相陽
時了心踞龜谷山隆掛錫於席下副元帥平
時頼聞隆之來化延居常樂寺軍務之暇命
駕問道平帥乃啓巨福之基趾構大禪苑請

隆開山說法東關學徒奔湊佇聽一日示衆
曰參學人日用中雖復踐這一片妙湛靈明
田地然於其中不識祖翁者多若識得祖翁
我且問你契券今在何處得契券之後此一
片田地任汝操持今時人全身在裏許而不
知裏許事者病在於何蓋不了目前便有許
多萬緣萬境入汝眼內入汝耳中眼又不會
收視耳亦不能返聽未免只隨聲色所轉無
自由分此乃非佗所障是汝自障自障者何

不會都物只管逐他所以道却物爲上逐物
爲下冬日示衆曰諸兄弟究此一段大事如
三冬之內向寒爐中埋火一般常令煖氣不
斷忽然通身上下徹骨氷寒開口不得時須
假佗力雖然箇是引導之門在瀟洒衲僧分
上須是向冷颼颼中搜討清淡淡處體究挨
得路通著得眼活然後傲雪欺霜呵風詬雨
揔不由別人收也在我放也非佗未到此田
地須是自信自修自悟始得信若信佛祖有

無傳而傳之妙修者修自家欲達未達之場
悟者悟現今迷頭認影之所此猶是大槩之
辭若據實而說做工夫時各各陡頓精神莫
隨境轉虛靈自照動靜返窮窮至無窮終有
倒斷時節居十三年還平安城之建仁都下
緇素欲挹禪化逢開山千光忌上堂曰蜀地
雲高扶桑水快前身後身一彩兩賽昔年今
日死而不亡今日斯晨在而不在諸人還知
落處麼良久曰香風吹萎花更雨新好者自

此寺衆加畏愛焉寛元上皇聞隆道譽召見
宮中隆奏之一偈曰夙緣深厚到扶桑忝主精
藍十五霜大國八宗今鼎盛建禪門廢仰賢
王上皇嚮隆之護宗之志經三歲返建長福
山寢室之後有池池側有松其樹條直一日
斜偃向室衆僧怪之隆曰儒服之人居松上
與我語我問住何處對曰山之左鶴崗也語
已不見以其人之居故松偃耳諸徒曰鶴崗
者八幡大神之祠所也恐神來此耳自此其

徒欄楯其樹名曰靈松徒屬中有流言者因
此爲甲州之行北地之胥吏詆黎幸隆之寘
謫隆亦曰我爲法降海入此國只周旋皇畿
侯服而已不遑誘導遠陬也偶罹千讒誣而
伊于羯獠是我弘道之素也天龍豈有意於
此乎甲之居猶洛之數又還相主龜谷山六
群之徒謗吻未合再成甲行又還壽福弘安
元年戊寅孟夏歸于福山秋七月示微疾至二十
四日書偈辭衆而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其煙

觸樹葉纍然皆綴舍利門人自遠方至者歷
數十日到葬所搜索林木多得舍利隆有所
持鏡殁後其徒收之或夢其鏡留隆儀㒵告
徒乞見髣髴以觀自在像諸徒傳看異之平
帥聞之請入府疑其晻曖令工磨治其鏡初
幽隱經一磨鮮明嚴好大悲之相皆悉備足
平帥悔謝作禮後寧一山爲記今在鎌倉府
奏乞謚賜大覺禪師本朝禪師之號始于隆
也

賛曰儉約翁應　詔于龍山予舊好往來無
間一日問曰大覺之行有狀乎翁曰吾師之
道徧天下人人之口處處之碑奚用區區之
狀乎予曰不然物之磨物也無若歳月金石
之堅久或消泐翁之所謂口碑者猶其幾而
已緜時邈歳口碑亦磨吾恐盛業大德之晩
進者或不耳也予之步儛於福嵩薫炙翁之
仲季也猶有未委之處乎翁曰子之好古也
尚有之矣況佗人乎余之前言過也佗日誌

歳時令侍僧送付予之編修焉
○釋普寧號兀菴宋國西蜀人也幼年祝髮負
笈於唯識之講肄歷數歳捨去出峽而南詢
遍歷諸老到建康之蔣山値癡絶冲上堂冲
舉覆船僧到雪峯之話寧聞之忽然認得本
來面目尋登四明之阿育王山住持無準範
陶鑄四來寧又遇上堂側聞準舉僧問古德
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德云有如何是深
山嵒崖佛法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寧言

下如夢覺爾後每逢入室捷機無礙準被旨
上徑山寧侍往之一日準語曰昔演祖請益白
雲端和尚端云近有數僧自廬山來教他說
禪也說得下語也得批判也得祖云和尚如
何端云我向伊道直是未在祖聽此語七日
忘食味方諭厥旨寧聞已無言可對只向未
在處做工夫自是入室也不下語有時準把
住曰尋常口嘮舌沸如何不下語打一竹篦
寧當下打破漆桶禮拜已退徐通所悟準曰

汝徹也只是得道易守道難須默默守之久
久自然感驗也自是如癡似兀而度日準書
兀菴二大字遺之因以爲號焉寧欲以啓蒙
於癡絕歸省於蔣山準書法語爲介昔紹興
中應菴華踞鐘阜大慧杲據雙徑天下指二
老以爲二甘露門端嘉之門二師道譽相配
居處偶同江湖以甘露之稱呼二老之門寧
往來徑鐘之間飫見厭聞從茲聲名籍甚靈
隱天童皆居第一座適象山靈巖虛席諸山

公舉府帖儻來寧不得辭嗣香供佛鑑寄
法衣信書慰諭切當次還常州無錫兩所住
持不失家法其在象山逢結夏示衆曰諸方
安居結制靈巖結制安居雖是一般規矩於
中大有差殊作麽生趙州東壁掛葫蘆在無
錫徑山偃溪訪及寧擔鼓上堂曰東澗水清
且淺源遠流長波騰鼎沸從這裏入不知其
幾是則是只如國一禪師經過界溪驀將四
州大聖鼻孔一提直得無處出氣爲復麼良

犢或作横

爲賊爲復神通遊戲云云又　君子可八寧提唱
斬絶諸方稱之時宋地北虜犢放雖寺院輒
受虐偶本朝道舊講五峯之法義憂附商舶
時時聘招景定二年庚申泛滄海順帆不艱
遠達博多寓聖福寺即文應元年也尋至帝
都東福聖一迎接掃客位延之待遇甚渥京
師緇素奔波瞻仰副元帥平時賴聞寧道價
迓歸相陽寓止巨福山住持蘭溪隆者寧之
蔣山舊友也相見喜慰勞間副帥信嚮日煽

漸命令正位於丈寧進十五倡力辭副師益堅不得已即眞禪規整濟辦令積廢東方叢社指爲法窟副師軍務之暇常入山問道不幾桒悟寧以偈印曰老僧初到與三拳埋恨胸中結此冤痛恨忽消開正眼方知吾不妄宣傳經藏學徒益盛海衆之中黨法義者以違境撼之寧急率不羈勇退鳴鼓告衆曰無心遊此國有心復宋國有心無心中通天路頭活擧杖云拄杖頭邊挑日月合國勸留

堅執不允寧初赴本朝海龍現檣上捧七大寶珠擧衆仰視嘆未曾有寧未來朝之前二年平副帥夢一僧慈相嚴順敎曰公勤參禪覺後繪所夢像供養及見寧與夢像無少差是以敬嚮無比逮退歸其子時宗領副帥差部從送到西府文永二年也風帆無恙達明州無何省劄主務之雙林兵燹之餘院宇毀頽廚庫索然寧入分衞賑衆不久捨去漫游江浙晩住温州江心龍翔寺至元十三年十一

浄州寺々主
極楽寺也

月二十四日寂有嗣法大夢和尚法孫遍閻楚寧為侍讀提史端明尤精所知木石先生者也精晩宋名儒觀大慧語脱然契證故與我門諸師語意冥符宋季諸老語録多所題跋書寧之語尾曰叢林傑出正續眞傳云

賛曰元菴周旋徑蔣之間解悟眞正抱此偉器遊化上邦我國俗渇聞甘露者久矣仰窗雲希沛注者不鮮矣故副元帥平公軍國公務之劇早飫飲而取足而已然遇六群之猖獗作一錫之返飛雖斯方之不幸又彼眞率之所為也昔曇摩出東迦夜歸西竺乾之良匠猶不能無維桑之思當困阨憶家郷又人情之常乎嗚呼佛果住雲居猶有圓悟高菴之黨焉況澆季乎而夷險共容不渉于懐者至人之量也庵也曷易動乎哉

釋了然號月峯京兆人也始仕進為大學博士有名于黌序俄抛冠幘捿心眞乗適聞大覺道譽肩錫東徃謁于福山親炙者久覺稱

眞絶精命以板首正嘉之元住相之極樂寺
今改淨妙 上堂曰在目曰聞在眼曰見一點靈光
萬化千變靜則月印寒潭動則波生水面佛
性與精魂不隔一條線諸人還鼎省麽從來
濁富不若清貧解夏曰九旬法制已圓成借
問寒山作麽生皎潔直饒同滿月更須撒手
暗中行臘八値雪曰今朝臘八好時節不見
明星惟見雪露地白牛在目前象王行處狐
蹤絶說迷說悟孰區分且喜來年蚕麥熟這

南禪寺開山也

裏有又猶未惺釋迦老子若爲說臨終偈曰
七十一年夜夢紛然一旦覺來有何事水在
澄潭月在天有攜其語入宋地者南屏衍石
帆乳竇曇希叟著語稱讚云
○釋普門 玄悟房 国師 院号竜吟 號無關信州人始游講席後至慧日
機語投契又踰海依附淨慈倫斷橋歸朝居
北土弘安四年照東山退慧峯藤丞相招門
補席嗣香供聖一正應之間文應上皇在龍
山之離宮宮怪荐作嬪妃遭魅惑年少冠纓

或亦麗之朝議紛紜或曰此地妖恠自古而
有非佛居不可時南京睿尊有戒行譽救棲
宮闈尊率二十沙門晝夜誦密咒而妖魅不
止尊辭而避之或白門德望召對下宮宣以
宮怪文曰師能居之乎門奏曰妖不勝德世
書尚有之況釋氏乎釋子之居何怪之有上
皇壯其言門乃挈衲子而居只禪坐而已文
孔淡矣然妖魅徂上皇自是傾心宗門敕爲
開山祖便禮門受伽梨鉢多四年冬門病東

福上皇入寺問疾門老病八十諸醫皆言者
回不作上皇私念宮怪銷伏或恐禪家之通
効也不必獨門之有也我見寂迹定門之德
業兼探心宗之云爲耳以故日夕幸寢室綺
紈與壞衲相交十二月十二日書偈安祥而
坐化上皇益固心禪門賜謚佛心禪師
釋德儉相州人也始其毋棄鎌倉縣之路傍
或収育福山之側稍長與群見入寺虞游大
覺見之器許乃就家乞之納爲弟子自此倫

輩推重又入宋地周游呉越一時名宿多所
親附歸來省覺益増智證永仁三年府帥領
本郡長勝寺乳香報千覺也次移東勝淨妙
禪興建仁建長文保元年南禪寧一山寂建
治上皇勅元帥府召倹二年冬來董山務上
皇渥禮遇其數刹提唱學者傳誦據室曰正
令全提佛祖所額抑下威光有禮有樂正旦
上堂曰昨日萬物咸舊今朝萬物咸新細看
迎新送舊元來無疏無親拈起主丈云木上座莫

有墮新舊遷變去也無卓一　千古黒皴皴萬
年一般春上堂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誰家
竈裏無煙向上一路千聖不然脚下地頭上
天無孔鐵鎚當面擲元來不直半文錢擲拂子
下座元應二年五月十九日書偈辭衆化年
七十六病中賜號佛燈國師
賛曰建長正嘉之間此方禪語未醇矣月峯
於是時提唱可見蓋有德者必有言之謂乎
無關也枯禪自如　宮怪自沮秦對之言信

哉約翁者其大覺之遺愛乎

元亨釋書巻第六

慶長十七壬子季後孟冬念又二蓂莢於灯下点し功了

洛陽寂光教寺詮量坊純長日允 四九才